



最是荷塘雅趣多

□ 李延典

从我第一次踏进滨州市城区里的荷塘公园，到今天算起来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公园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像一幅美丽的山水画萦绕在我脑海里，成为永恒的记忆。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巴掌大小的普通公园吗，哪有什么值得难忘的？然而在我看来，公园虽小，但那“风吹芦苇荷花开 鸳鸯戏水趣味来”的美景确实令人心旷神怡。

说起荷塘公园，它就坐落在市中医医院（现已更名为弘慈医院）的东南角，是当年根据城中村改造出来的微景观，面积不过3000多平方米，荷塘的原貌是村中荒芜的湾，用现在的话来说，的确是个口袋公园。

“口袋公园”一词的出项要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据资料介绍，1963年5月，美国纽约公园协会组织举办展览会，在大会上提出了“为纽约服务的新公园”这一概念，原型是建立在散布在高密度城市中心区呈斑块状分布的小公园，面积大都不得超过1万平方米，故取名“口袋公园”。我国口袋公园的兴起缘于现代化城市的迅猛发展，以“转角遇见美”为愿景，通过“见缝补绿”，为市民打造精致小空间，满足大

家户外休闲的需求。

我所说的荷塘公园虽处在闹市区，却“藏”在街角处，它的南端与张肖堂干渠连接，这就有了“四季长流水”的意境。走过荷塘入口，有座高度不足一米的拱桥，站在小桥上向荷塘望去，映入眼帘的是翠绿的芦苇，轻风吹拂，芦苇会发出“嗦嗦”声，恰似进入芦苇荡，非常惬意。

芦苇，满身都是宝。《本草纲目》中这样写道，芦叶可以治疗霍乱，而芦茎、芦根则能清热泻火、生津止渴、除烦止咳，芦花序极为美观，是塘边、河堤低湿处的观赏植物，有控制杂草生长的作用，芦秆可成为造纸原料或作编织席帘及建棚的材料。芦苇是湿地沼泽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净化水源、调节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其他植物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荷花不仅适应在各种水域生长，且具有较高药用价值。我常想，荷塘公园种植下这么多芦苇、荷花，难道与靠近医院有关，还是巧合？或许这仅仅是我的“美丽猜想”吧。

夏日清晨，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照耀着美丽城市，阳光飘洒在荷塘里，

映照在池水里，折射出万道霞光。这时，从芦苇丛里钻出两只机灵可爱的鸳鸯，慢慢向池塘中央游去，边游边伸出可爱的小嘴觅食，还不时挺起脖子向远处望去，游得那么小心翼翼，时刻保持警惕。也许，是那两只“小哨兵”向芦苇丛深处的小伙伴们发出了安全的信号，不一会儿，又从芦苇丛里游出了六只，它们结伴而行，也学着前两只的样子，边游边仔细观察周边有没有“陷阱”，唯恐会受到“不速之客”的攻击。是的，鸳鸯生性胆小，养成了安全防范的良好习惯。正当人们尽兴观看它们的时候，突然从楼群拐角处传来阵阵悠扬悦耳的笛声，时而吹的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接着又是《小白杨》，一曲接着一曲，仿佛与池塘里摇曳的芦苇组成了“晨曲演唱会”。然而，鸳鸯们并没有理会，继续着它们的生活。后来，我得知它们早已习以为常，人们和它们也成为了好邻居。

这些生动的场景，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啊！但对于我来说，真正吸引我、让我流连忘返的还是那些矗立在荷塘边的建筑物上刻满的历代诗人的名句。为欣赏这些诗句，周末我曾约

几位诗友来荷塘品诗赏景，一时间我们读到了南北朝诗人江洪写的“风生绿叶聚，波动紫茎开。含花复合实，正待佳人来”，透过诗的意境，讨论着江洪赋诗的背景。议论正酣，有人对唐胡王贞白的“方塘清晓镜，独照玉容秋”的诗句争个“你长我短”。于是，我们接续诗人的名句，进行诗词接龙，相互品鉴，总想穿越时空与李白、白居易他们来一场“诗和远方”的隔空对话。我们畅怀大笑，无话不谈，于是，诗友成为志同道合的兄弟，友谊在读诗鉴赏中历久弥新。

后来，城市不断发展，现代化新城拔地而起。我的家早已从靠近荷塘的东区搬到西城，各种各样的口袋公园转角即可遇见，其功能和景观无不超过荷塘公园，长达二三十里的黄河二路已从城市的外环路变成了荷花盛开、口袋公园随处可见的景观大道，但我还是钟情于三十年前初识的荷塘公园，因为荷塘虽小，但它见证了滨州这座城市发展的脚步，更见证了品质滨州天更蓝、景更美、家和谐以及现代化城市的繁花似锦。

荷塘垂柳依依，芦苇飒飒，鸳鸯戏水，繁花飘香，我又怎么能够忘记呢？



德惠新河

灵魂栖居的宝地，精神安放的家。

——题记

□ 李文兴

1 旧时年月，年轻的父亲扛着铁锹去地里寻找水源。铁锹下挖依然是干透的土坷垃在干旱面前，他也是无能为力手中铁锹一扬，令天地浑然一色远方传来好消息，让土地有了盼头“开河”像一颗定心丸，让靠天吃饭的庄户人安了心

从德州的平原到无棣的入海口172.6公里河道上排满了独轮推车架父亲肩膀勒出血痕，脚底磨起水泡只能在夜里，对自己诉说着疼人们挖开平坦的开阔地，见到残损的贝壳、生物的化石，才知道这里竟深藏着远古的大海

2 有了水，板结的土壤喧腾起来夏季的雨水像“一群听话的孩子”顺着沟壕向河里流去沿河田地里，麦子争相亲吻春风麦浪起伏，交织成另一片绿色的海叫不上名的花草依偎在春天里鸟儿快乐地林间追逐嬉戏

榆树、刺槐，这些土生土长的家材木曾在土坯垒起的房屋里，撑起庄户人头顶上的天。你看那码放整齐的一垛垛秸秆就一定掂出秋天的分量

3 电灌站旁边，两间土坯房在寂静中守护着灯光。憨厚朴实的老人长年累月与一条河流为伴夏日听虫鸣悠扬，蛙声阵阵冬天一盆炭火、一盘热炕足以抵御寒风。在树枝围起的篱笆里老人活成了村外的“一双眼睛”

4 河，让村与村之间有了距离桥，又将它们连在了一起李辛、鹤鸣王、朱李张、苏郭、苏家那么多村子通过桥，互通有无这条河上的桥，一色的钢筋水泥结构一米多高的护栏，几十年如一日立于河中，任凭流水冲刷风霜雨雪的侵蚀；年复一年承载着过往的人、牲口和车辆

5 土地裸露着，麦茬已经晾晒了很久干枯的样子，一根火柴就能点燃瓦蓝的天空连一丝白云也没有农历已到五月，太阳直射下来电灌站抽出的水在地沟里奔涌向村外的田地流去。焦渴的土地得以水的滋润，玉米在光照充足的时间里成长，孕育新一茬生命

6 一条河从平原透迤而来河套土地肥沃，紫花苜蓿

迎着合蔽荫的树木，一排排的秧苗饱含夏季的热情，写下了嫩绿的诗行当汗珠挂满身体，树叶也擦不走暑天的闷热，到河水里泡一泡清凉的感觉让身心立刻平静下来于是，桥又成了劳力们跳水的台子纵身一跃，水面绽放快乐的花

7 有远见的人，用目光瞅准了河近水的庄稼长势好于别处河里捕鱼捞虾，房前屋后种植瓜果树木。多年后高高的河坝上建起了砖瓦房，气派，宽敞，明亮就像村庄的地标炊烟缓缓飘向那里就连文化场也铺展到了河坝上傍晚，村民们翩翩起舞悠扬舒缓的乐曲伴着流水潺潺让乡村的夜晚更加曼妙怡人

8 排泥场，是排放淤泥的地方那些沉积地曾被海水冲刷过的泥沙，泛着点点亮光经过风化日晒，河水浇灌变成沃土良田喜欢沙质土壤的作物肆意生长起来让排泥场连缀起串串果实地上青枝绿叶，百蕊吐芳朴素的花香吸引来远方的放蜂人

祖父母去世后父亲把墓地选在那里排泥场地势宽阔，风水好向口对应的方位正是这条河后来很多亲人们也相继葬在那里在另一个世界庇佑着后人

9 电灌站、土坯房，成了河流对过去的追忆，曾经的家材木被红松檩条替代还有一些树林被开发成粮田大型水电站排水量大，水流面积广河水直接被送到各村地头智能化时代，即使无人看守昼夜也有一双不眠的眼睛小麦、玉米、棉花、苜蓿大丰收农民的日子饱满、充实、富足一挂挂喜庆的朝天椒，把红红火火写在人们脸上，挂到蔚蓝天上

10 那是一条陪我长大的河流我亲切地唤作“母亲河”清冽的河水哺育村庄和土地养大了一代又一代村里人

河坝上，过去坑洼不平的黄土道已变成平坦宽阔干净的柏油路这条德义、惠民的河流穿乡过村，流淌着平凡和纯朴多少年风风雨雨，世事更迭一起随着流水汇入了渤海中去

黄河畔 稻花香

□ 王晓霞

在黄河南岸，有一个稻花飘香的地方叫小营，那是我的故乡。我小的时候，人们叫它“小营公社”，以后改称“小营镇”，再后来就是现在的“小营街道办事处”了，我们这些离开故乡在外工作的老乡亲们至今仍习惯地说“咱小营的”，别人听了往往跟上说“小营的大米很有名啊”，是的，我感觉“小营大米”让我的故乡更加闻名遐迩。

小营地处黄河滨州段的南岸，水资源丰富，农作物以水稻为主。每到春天，乡亲们就选取一块肥沃的土地，整成长方形秧板，施上肥料，把用水浸泡过的秧种撒在上面，用塑料薄膜封严，上边再盖上草席，几天后秧苗就长到一拃多高。妇女们就把板凳放在秧板旁坐着提秧，把带着根的秧苗捆成一束一束的；男劳力们则把一片片农田用丰草进行平整，灌上水，再用扁担竹筐或独轮车把秧板处一束束的秧苗运到水田里，大家一起插秧。插秧可是个技术活，操作熟练的插秧苗行距株距均匀美观，我小时候写作文常把它们比作“军队里操练的士兵”；技术不熟练的就从稻田的一头拉一根长绳到另一头，作为参照物比对着插秧。现在，人们都用上了播种机、插秧机，效率更高了。

刚从秧板移到稻田里的秧苗显得有些弱质，人们称之为秧苗，几天以后在暖阳之下，于水面之上，茁壮的秧苗像一面面绿油油小旗迎风摇曳，在此起彼伏的蛙鸣声中，开始了最朴素“成长之路”。而随着秧苗的生长，一些杂草稻秧也疯狂长出，有的比秧苗长得还快还高，吸收了田里的营养，遮挡

了秧苗所需要的阳光，那时候，生产队里不用除草剂，一般是到学校里找学生们帮忙除草。

一到下午，上完两节课以后，学校里的所有老师和同学都站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我是公社小社员》，兴高采烈地到达稻田。学生们横着站在田埂下，每人揽着六行秧苗，一边拔草一边前行，有的草容易拔，有的长得牢固，一用力泚一身泥，有时我们自发地搞拔草比赛，看谁拔得又快又干净，前行几步，回头看看落下的赶紧倒回去拔掉，到达田埂的另一头后，每人再开始揽着六行秧苗继续拔。经过一两个小时，杂草除完了，田野里的秧苗又整齐又好看。每次劳动之后，同学们都能分到铅笔、本子、橡皮、铅笔刀等很多文具，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和几个伙伴把扔在水沟里的杂草捞起，洗净泥土，用事先准备好的麻绳打成捆，背回家。到家以后，草根晒干用来烧火做饭，草叶晒干后背到附近村卖，卖得的钱可在货郎的小推车上买彩色头绳，也可到门市部买小人书。

我们那时候有麦假和秋假。一到秋天，稻谷熟了，低着头，弯着腰，看起来是那样的谦虚、朴素、雅静，阵风吹来，稻浪翻滚，金灿灿的如诗如画。收获的季节到了，大人们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拿着草绳边割边捆，我们小孩的任务则是把一捆捆水稻搬到地头的牛车上，再把田里漏割的或漏捆的稻穗捡拾起来，放到牛车上，一起运到村边的场院里。到达以后，我们把稻捆卸下车，在场院的周围垛起一个个稻垛，长的、方的、圆的，在阳光照射下金光闪

闪，那时候一般是白天收割晚上打场，打场的时候一般会从场院屋里扯出一根线，在竖杆上挂一个大量度的电灯。大人们在场院当中放一台打稻机，小孩们把稻垛上的稻捆抱到机后半米的地方，几个整劳力用透明的纱巾把脸部脖颈围起来，站在打稻机与稻堆之间，几个人一起拿着稻捆，把稻捆摞在打稻机上，一起用脚踩着蹬机上的踏板，又一起翻转稻捆，那动作标准得像排练了无数次的舞蹈。稻粒在机前越堆越多，有几个年老有经验的人戴着斗笠、眼镜，用木锨把稻粒推到一旁。大人们不停地打，我们不停地抱堆，有时也偷偷抽空在一个个稻垛间捉迷藏，有时玩起来忘了干活，忽然听到有人高喊“抱稻子人的呢？”藏的、捉的、赶的、追的都跑过来抱起稻捆放到机旁。半夜时分，一垛垛的稻子在人们的欢笑声中变成了小山似的稻米堆。以后的脚踏脱粒机改成了用柴油的、用电的、全自动的，农活更加省时省力，生产效率越来越高。

等所有的稻谷全部完成脱粒，生产队开始按每家每户的人口数分粮食。那个时候农村里上学的女孩子少，上到初中的更少，我父亲想方设法让我的三个姐姐都上到高中毕业，所以我家里按劳动分工的那部分粮食很少，即使在丰收的季节，我家想吃上一顿粘粥的米饭也是件奢侈的事儿。大部分稻谷脱皮成米以后，我姐姐和村里的入搭伙，在深夜用地排车拉着偷偷到胜利油田一分厂换面，一斤米能换一斤半面或两斤玉米面，那样吃得时间能长一些。

后来，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改革，我家人多，分到的地也多，收获的粮食开始增多。记得我家里请人给做了两个水泥柜，收的稻谷装得满满的，母亲经常给我们蒸大米干饭吃，蒸熟的大米看起来晶莹剔透，吃起来醇香润滑。那个时候，村民们可以推着、带着、背着大米到集市上卖，也可以在公路两旁向开着车的外地人卖，还有一个个用包装箱装成成的广告牌子，无论方的都醒目地写着“小营大米”几个字，来来往往的开着车的司机们看到“小营大米”，就停下来，手里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布袋或鱼鳞袋走向米市，卖米的人一个比一个大声地吆喝着“小营大米！正宗的小营大米来。”一番讨价还价后，买米的提着米走了，卖米的拿着钱笑了，大家脸上都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考上师范以后，我经常带着博兴、高青的同学来我家吃饭，母亲总是蒸上一锅芳香四溢的大米饭，父亲则从菜园里摘一个大冬瓜做一盆油花飘香的冬瓜汤，有时母亲还把我家枣树上长的大枣放到米饭里做一锅甜饭，有时还用米加工成枣面粘糕……至今，我每次见到那些老同学们的时候，她们还会说起我家的“大米饭”。

如今，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各种大型超市、精品粮店里，长米、圆米、粘米、香米、国产米、进口米琳琅满目、样样俱全，我越发感到最亲切的还是“小营大米”那几个字眼，现在每逢过节的时候经常有老乡亲们给我送些故乡的大米来，我也经常给城里的朋友们送些小营大米，让好朋友们跟我一起分享甜蜜和幸福。

怀念旧时 阴雨天

□ 胡付营

小时候一进三伏天，阴雨天也跟着多了起来，浑身潮乎乎湿漉漉的，下雨时还常听到土院墙倒塌的轰隆声。庄稼地里进不去，农活没法干，一切似乎都停了下来，整天忙碌的庄稼人也只有这个时候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的父辈们都会趁此美美地睡一觉。

父亲总归是个闲不住的人，片刻休息后会立马起身，拾掇出木材和木工工具，根据自己的打算在敞篷里做盖屋用的屋架和门窗，有时也修修桌椅板凳，或做几件农具。受父亲影响，手锯、刨子、凿子等工具我现在用起来也很顺手，家里那些修修补补的杂活也能凑合完成。那些年我们家盖房用的木材、门窗和屋架就是父亲一个人一点点不完的事。

那时父亲还有一个邻村好友，也会木工，与父亲年龄相仿，虽然长一辈，但跟父亲很谈得来。他经常在阴雨天的时候过来跟父亲聊天，常谈些庄稼、木工及惠民政策之类的话题，一聊就是大半天，到了饭点，母亲就会专门凑俩菜留他和父亲单独喝俩盅。随着我们兄妹五个长大，日子越过越紧巴，东挪西借的事情时常发生，他和父亲也就渐渐少了来往。母亲说，日子穷了别人都躲着走，不怨别人，靠别人也成不了大事儿，得自己争气才行。

阴雨天时间长了，最犯愁的就是母亲和姥姥。那时烧水做饭都得烧柴，虽然下雨前抱了许多棉花秸秆、麦糠和玉米皮之类的柴火，小火屋塞得满满的，可是连续五六天阴雨天过后心里也着了慌。实在没柴烧就锯几块湿漉漉的木头，用嘴吹、扇子扇、风箱拉，好容易才引燃，滚滚浓烟呛人，母亲和姥姥不时发出阵阵急促的咳嗽声，听着就让人揪心。

虽然饭难做，可姥姥跟母亲总会想办法改善一下生活，烙油饼、擀面汤或是包饺子，香椿叶加胡萝卜咸菜切碎拌进汤里也是香气扑鼻，茄子、韭菜或是豆角馅儿的大蒸饺更是美味可口。那时我家九口人，做饭都是“大工程”，特别是阴雨天气。姥姥总担心饭不够吃，于是吃饺子和面汤时姥姥就说“一人就一碗，不够的吃棒子面卷子。”烙油饼时姥姥也说“一人就两块，不够的还有棒子面卷子。”其实，每次改善伙食，姥姥总是先让我们吃，饭不够时就她自己再吃几口卷子。

那时候的我还是非常喜欢连阴雨天的，常常光着脚丫在砖砌的簸箕装的犄角沟落水口蹒跚，钻进村头石拱桥桥洞里玩泥巴，还经常披着一块化肥袋子捉知了。人小的时候总能找到快乐的方式，长大后欢乐却少了许多，对一些事情也没了兴趣，回忆童年时光让人觉得成了一件美事。

阴雨天也是聚会的好时光，庄稼人戏称“过阴天”。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几个好哥们聚在一起打打扑克、喝场小酒，你带几个咸鸭蛋，我带一瓶小酒，他带着一碗炸好的知了猴，若碰巧能从村东头的马四干渠里再网几条鲫鱼做个鱼汤，那可算得上太舒坦了。大家凑在一起先打几把扑克，虽然有时也会因出牌争得脸红脖子粗，可是一上酒桌立马又成了“亲密好友”。醉里乾坤大，几杯酒落肚，一个个耳朵热了，脸红了，话也多了，偶尔扯几个闲篇儿，或划拳猜令，嘻嘻哈哈的笑声中有了一丝灿烂阳光的味道。

二哥从来不愿跟人凑份子过阴天，而是独自躲进自己的屋里查字典、写字。二哥小时因为贪玩不受管，断断续续读到小学二年级就“撂了架子”，年龄渐长后收过酒瓶，干过建筑小工，还下过煤井，那些经历让他尝到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于是后来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读拼音、读书、查字典、练字。我用过的语文课本、新华字典和没用完的笔记本和圆珠笔等都成了他的学习资料。二哥坚持每天写几个字，重复练习，几年下来，常用字认识了个差不多，来往账目也能弄个明白，用二哥的话说“自己终于不是睁眼瞎”了。

如若碰上微雨阵阵、斜风细雨的天气，我会撑起伞走向田间地头，看绿意浓郁、蜻蜓低飞，听虫鸣蛙唱、飞鸟呢喃，真是一份难得的享受。现在虽然我们大都脱离了庄稼地生活，但忙碌的工作生活中总要抽一点时间放松一下，调节一下，读书、看电影，或与几位好友小聚闲聊，亦或陪家人谈天说地，都是生活的一种调节剂，也是为了我们更好地生活。而过去的乡村阴雨天说远也远，说近也近，如书页轻轻翻过，但记忆会像唱片一样，随着舒缓的音乐滋润人心，那份美好早已沉入心底。